



12016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

賦 頌

遠遊賦

思歸賦

弔董相賦

懲咎賦

宣幽賦

北征賦

潛思賦

閔俗賦

西征賦

別知賦

秋水亭賦

麟山賦

中麓賦

陝西諸將破虜頌

河清頌

皇太子生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泰求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亭張炳忠蓋甫 校

遠遊賦 有序

余弱冠登朝讀書中秘繼官刑曹調武選武庫災編戍湖州赦歸蒙薦起為南武選遷職方署員外郎尋有廣西之命昔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陋廣西古百粵也今海內同軌且余既仕矣安敢以遠辭乎爰作遠遊賦以述事抒情焉其辭曰

天官集

二

沐鴻私於嘉運兮擢乙方止曳事委以登

進兮踐舊京而嬉遊幸朝野之無事兮肆驩虞

而靡憂謝文墨之填委兮稽圖牒以諮搜差穀

旦以休息兮爰嘯侶以集儔升北山以遐眺兮

溯大江而榜舟或閱武於廣場兮或被襟於清

流尋廢興於六代兮仰駿業於皇猷念無荒

之有戒兮信佚樂而不偷乏佐時之奇畧兮竟

投裔于僻陬駭顏駟之龐眉兮恠馮唐之白首

嘆滯淹於更生兮笑浮沉之揚叟羞子安之巧

宦兮蒙良史之譏醜偉潘仁之拙政兮賦閒居

而不朽衆捷徑以窘步兮固余顏之所厚獨修  
姘以委順兮諒余心之所取苟貪婪以競進兮  
寧坎壈以自守昔孔聖之周流兮居九夷而弗  
陋下惠之直道兮遭三黜而無咎顧樗櫟之非  
材兮雖棄捐其何有奉簡書以畏忌兮戒僕夫  
而啓行出樵李之下邑兮游臨安之故城痛越  
霸既不終兮宋社又以圯崩肅陽侯以先驅兮  
遵澗水以揚舲感錢鏐之雄武兮提尺劍以縱  
橫悼伍胥之忠憤兮浮鷁夷以隕身忽怒濤之  
山立兮儼白馬以耀古同以容與兮古同

六卷五先

三

瀨之澄清躡高臺以嘯兮懷古人之典刑  
是芳歲將徂玄冬告畢雨蒙蒙其下淫兮雪霏  
霏以蕭瑟露霧晻以冥冥兮同雲曖其無色鴈  
嗶嗶而南翔兮日忽忽其西匿坐脩夜之難旦  
兮步列星以太息繹甯越之曩歌兮材士顧領  
而失職心侘傺以紆軫兮思絳結而瞽惑水泉  
涸其不流兮石巉巖而阻塞旣僵偃以川浮兮  
復崎嶇而山陟野蕭條而無人兮獸躑躅以屏  
跡愁車殆而馬頰兮泪吾朝征而夕于役形枯  
槁以渴饑兮精消鑠而內蝕菟涸瀆以踰佚兮



涕浪浪而霑臆撫壯年之不居兮耻脩名之未  
立於是歷甌粵觀豫章州州古嶸閣於江渚兮  
詠璋辭以傍徨帝子不可作兮王生亦已淪亡  
睇彭蠡之巨浸兮追鴻伏於高皇想湖水之  
盡赤兮殪元兇於大黃翦鯨鯢於溟渤兮陋巨  
鹿與昆陽謁群忠於叢祠兮覩丹青之耿光甄  
孫許之壯烈兮實後先以相望咸致命以竭節  
兮終身滅以名揚越臨江以信宿兮矚王筍之  
崇岡侈降禪於漢武兮欽登封之闕藏忽獻歲  
以發春兮迴青陽於幽谷鳥嬰鳴其相和兮麕

冬榮之嘉木悲去鄉其日遠兮時反顧以蜷局  
魏牟皇皇以戀闕兮嗣宗塗窮而慟哭何賢哲  
之達觀兮猶委心於榮辱諷龍蛇之至言兮勵  
浮雲以自最聳韓廟於袞彊兮哀逢辰之不淑  
黜百家以述聖兮排二氏以箴俗雖馴鱣以開  
雲兮卒罹殃而粵古照逐弟楚纍於江潭兮披  
騷經而三復椒蘭妬而構讒兮嫉蛾眉而謠詠  
怨靈脩之不化兮傷郢都之傾覆武彭咸以自  
靖兮葬汨羅之魚腹涉長沙以夙駕兮嗟賈生  
之天年遭漢文之殊遇兮何卒困乎絳灌之巧

言闢宣室以徒召兮賦鵬鳥而自憐擬異才以  
命世兮竟賫志於重泉亂衡陽之洪河兮厲沅  
湘之大川覽吳楚之上游兮極耳目之偉觀瞻  
柳侯於永郊兮薦繁繁惟以羞筵世溷濁而壅塞  
兮紛妬忌以蔽賢旣四子之一轍兮羌異代而  
同患士不遇以永歎兮諒自古而已然望朱垠  
以儆裝兮指象郡而驟軌肆流目於南疑兮悵  
重華之野死蒼梧曼曼以在望兮悼二妃於江  
之汜山龍從以造天兮嵐昏昏而晝起桂樹叢  
生於巖阿兮春炎炎其若暑壤濱海以沮洳兮

土墊濕而恒雨猛狻猊以伺人兮咸雕題而黑  
齒蝮蛇藜藿於中林兮噉含沙於淵水雄虺九  
首以鬻鬻兮封狐捷而千里何此邦之炎瘴兮  
固蠻族之所止徵禹跡之所不到兮檢職方而  
未序詫漢帝之喜功兮肇開拓而彊理猗皇風  
之泰昌兮界昆吾以為宇包五嶺以作藩兮括  
百粵以置吏朝越裳以重譯兮撫交州而即叙  
耿余躬之陋微兮敷文教于茲隅戾泮宮以振  
鐸兮選青衿之秀儒懼聖遠而言湮兮病曲學  
之支離列四科以作人兮愧五教之未施憑丘



墳以頤志兮寄絃歌以自娛聞老聃之適戎兮  
講道德之玄虛蒙莊遁于漆園兮馳放言以恣  
睢虞卿窮而亡聊兮猶發憤以著書荀斯文之  
未喪兮竊希志於前規吾將籠今古以騁驚兮  
撥罔象之玄珠亂曰去鄉遠遊心不樂兮自冬  
徂春將焉薄兮炎州卑濕風土惡兮魑魅晝出  
瘴癘作兮狐死首丘不忘故兮代馬北風尚知  
慕兮世不我知羞誰朝兮歸歟歸歟娛竹素兮

思歸賦

旅荒徼以羈處兮心怵怵而多憂陽春逝以流

邁兮曜靈迅馳而不留涉恆台之炎夏兮赫焦  
灼以鬱蒸瘴暄暄以中人兮觸沉痾以驟興寒  
熱搏而襲逆兮苦店崇之相乘乏單豹之內養  
兮二豎伏而伺升哀吾生之孔艱兮逢百罹以  
備嘗進觸藩以踟躕兮退曳尾而摧藏嘉魯連  
之肆志兮雖貧賤其何傷世好朋而習佞兮懇  
婢直之搆殃邀幽谷以逾紀兮忽奔走乎遐方  
豈好爵之我縻兮實簡書之可畏收孟明於三  
北兮蒙羸繆之渥惠奉周任之烟戒兮勉陳力  
以就位冀鉛刀之一割兮庶伐檀之無媿老冉

冉之將至兮疾疾糾其相仍俟河清之幾時兮  
恐朝露之易零誦夫子之雅言兮疾沒世之無  
稱紛王事之鞅掌兮籲天闔而乞身積頽思而  
寢息兮憎愠愉以怵惕喟中情之莫我察兮春  
懷歸而未得夜申旦以不寐兮就角枕而反側  
蟲蕭蕭以潛飛兮聽空除之蟋蟀先秋氣以哀  
唵兮感時物之數易魂營營以夢歸兮覩故鄉  
之髣髴歛驚寤以在床兮怛懍怳而惻惻昔鍾  
儀之囚晉兮操上風而不忘彼莊舄之仕楚兮  
詠越聲以徬徨覽李倫之奏引兮思娛老於河

陽繹陶令之賦辭兮脩初服於柴桑人情各懷  
土兮豈必經營乎四方余既不能狗華以苟祿  
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浙以違齊兮軻濡  
滯而出晝欽疏傳之炳幾兮脫桎梏於組綬梁  
歌噫以竄稽兮梅掛冠以遊吳仲樂志於園藪  
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兮超繒繳而  
速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求道遙於江湖亂曰  
玄鷄黑鳥號寢宮兮鳳凰翮飛匿林中兮人各  
有心紛不同兮靜躁殊趣貴中庸兮塊獨居此  
將安從兮我思古人希哲蹤兮



弔董相賦

江都有董相祠焉余謁而悲之作賦以弔其詞  
曰余有事于江都兮敬謁董相之故祠悼哲人  
之遐烈兮獨慷慨以申辭何夫子之純懿兮生  
不逢夫休時黃虞日遠兮禮法敗衰弦歌不陳  
兮謫詐相欺秦肆并吞兮燔燒書詩周孔道墜  
兮異說恣睢漢興馬上兮陋習未除叔孫小器  
兮又何制作之能為猗夫子之中庸兮卒潛心  
於下帷綜羣籍之華實兮宣六藝之精微躡游  
夏以升堂兮抗孟荀其並馳發與義於天人兮

王道粲其綱維彼武帝之多慾兮徒仁義之外  
施表章經術兮何獨棄此大儒豈斯文天喪兮  
實公孫其蔽之兩相驕主兮匡王禮儀虎口幸  
脫兮終身擯遺貪人敗類兮讒言罔極忠信弗  
臧兮仁賢杜塞悲士不遇兮撫遺文而太息蓋  
自古已然兮士入朝而見嫉駕馭克棧兮騏驎  
困於下勒幽莠盈疇兮嘉禾萎而弗殖文軒不  
知御兮敝輿是飾閭姝嫫母兮妍媸眩惑吳干  
龍淵寧弗利兮謂不如鉛刀之斷擊濁世潛焚  
兮又孰能遠夫姦慝昔晏嬰之辯智兮尼父輟

封而受厄姪文之拘囚兮崇侯構其仇隙伍員  
之殞首兮太宰進其僻說三閭之沉淵兮由子  
蘭之嬖溺韓非斃於說難兮李斯爲之讒賊嗟  
賈生之通達兮魯弗容乎絳灌宜夫子之於公  
孫兮沉下僚而削迹

懲咎賦

余以回祿之警逮繫詔獄者百日幽困之極賦  
以自懲其辭曰孟夏徂暑兮從獄辭歷杪秋兮  
曠旬時遭幽辱兮抑志而自尤繫岸狴兮蹇繫  
囚余不德兮嬰禍咎罪釁積兮逢此震怒祝融

孔威兮播凶虐挾飛簾兮火大作天降孽兮突  
焚如官弛禁兮蕩丘墟乏禪竈之先智兮愧國  
僑之訓令謀不臧兮詎曰予命皇聽察兮法  
無私詔覆訊兮窮刑書嗟履校兮荷黑索體膚  
傷兮屢扶扑日冥冥兮錮陰扉寢下濕兮棘重  
圍卒孔武兮恣殘詬蠹齧齧兮靡夜晝鼠羣囓  
兮蝎潛螫人燈半滅兮不見月星雨淋淫兮積  
庭潦辱塗泥兮羞誰告叫天閻兮茂由聞構讒  
言兮玉石不分夫何辜兮罹險酷身轔危兮備  
百毒昔殷湯兮拘夏臺桀覆家兮禹緒衰周文



嘆兮羈美里創易彖兮述玄旨冶長縲綆兮尼  
父亟稱鄒陽嗽書兮卒以自明伊古賢兮蒙困  
難余何人兮避茲憂患懲夙愆兮心怦怦而弗  
舒惜壯歲兮日月不居精內蝕兮玄髮變世莫  
我知兮又誰怨亂曰有鴉萃止集于梁兮爰爰  
者兔越崇岡兮鳳鳥翩翩時不祥兮愴壬敗類  
忠賢藏兮詒厥典則思先王兮

宣幽賦

閒居無事兮聊秉翰以宣幽馳精思於玄奧兮  
貫華實於皇流準徽謨以布則兮騁逸軌以旁

求綜陰陽以經緯兮降質文而上下窺先民之  
用心兮統萬象以變化躍弛張於鈞注兮旣疾  
利而閒暇錯宮徵以低昂兮庸雖雖其和平爛  
五色之相宣兮歛意匠於經營愛殊致而百慮  
兮要矩式於準繩窮藝圃之根柢兮逸灑醞其  
難名樂休澤之汪濊兮忘仄陋之末伎度流俗  
而橫驚兮冀端緒之未墜翔脩翼於寥廓兮何  
迫隘之足累

北征賦

涉徂冬以就役遵脩輶而遐征緬井甸之絡繹

睇郊牧之縱橫派廣津而戒揖指通關以抗旌  
慨故里之睽絕憂煩傷以寡歡玄雲變其下覆  
兮密雪霏霏於林端飢鳥叫嘯於中野兮增水  
憑岸而汎瀾念徒御之劬勞兮畏道路之險艱  
聊騁目以宣寄兮申鬱陶於詠嘆惟小人之薄  
劣謬薦名於有司屬康休之嘉運羅俊髦於綱  
維握貞固以穀率範禮防以馳驅策駕足以遐  
蹈矯勁羽於卑棲沐皇澤於天路企棧櫟之周  
詩

潛思賦

不齊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夫何玄象之迅速兮日月忽其不居測天地之  
閉藏兮驗四序之盈虛宵耿耿其未旦兮獨室  
處而靡寧志蘊結而未舒兮靜潛思於宵冥哀  
民生之寡儔兮汨東素以含貞退跼蹐以畏咎  
兮進嚙沓而遭閔壁流泉之胥潰兮憂感感而  
靡騁誦小明之嘉什兮表靖共於正直懷北門  
之苦心兮畏室人之文譴諱哲賢之委順兮抗  
遐烈以為式攝威儀於弗愆兮履溫恭維德基  
播芬芳於天壤兮彌耄耄而弗渝苟中心其何  
疚兮要神聽以保釐



閔俗賦

閔世俗之謠詠獨脩姱以練要懲遺烈以旌植  
飾鞿羈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  
誚昔姬旦之申繇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  
趣謂追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贄於曹  
詩諒軌轍之弗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甌坏之  
戾緩和唇吻而弗徂考聖哲之所臧寧孤抗以  
寡偶彼蘭蕙之昭墳兮挺幽谷而彌芳覽珪璋  
及筐筥豈改錯其圓方苟呢訾以愒慢耻志墨  
其弗章保歛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疆

西征賦

有序

從先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趙子景仁旣得告趨庭東魯反旆西秦言邁靡  
遑遑歸孔棘友人袞袞叙平生之慷慨申乘曲  
之鬱陶作西征賦一首夙昔綢繆諒非毫素之  
所能盡所貴好爵攸縻周行相示云爾賦曰

沐皇祇之優渥奮奮遐躡於天衢稟官常於夙夜  
徇王事以馳驅母氏告余以言旋兮指故域其  
奔趨遵首丘之夙慕慨陟岵之辛劬叩帝闈

以哀籲曰揆余之中情奉明詔以將諗簡吉  
日以邁征出國門而東騫道脩路以啓行望旌

婉之旃旃兮僕夫詵詵其靡寧總余轡于魯邦  
兮出徂徠之下邑泰山鬱其具瞻兮遵孔林而  
憑軾想遺音於絲竹兮悼壁藏之綴緝懼聖澤  
之湮滅兮撫斯文而太息朝濯髮於天津兮夕  
還轅乎西秦覽嬴劉之故都兮觀儉俗於岐邇  
信河山之險固兮士習武而朴淳遭人文之貴  
朗兮多逢掖之俊民挺殊質於荒陲兮馳英譽  
於京甸甫弱冠以作賓兮卓羽儀夫胄彥流藻  
論於淵泉兮決逸駟於奔電宏典述於秘府兮  
彌憚聞而洽見歷九州以尚友兮合道術以相  
忘譬音聲之倡和兮咸取則於宮商念德音之  
日遠兮宣惠好於茲章豈言說之云喻兮庶示  
我以周行

別知賦有序

僕之密交有王子履吉焉多能才美獨行人倫  
少同濠閨長羣膠序諧聲共術實相孚暱王子  
之貢於天官也僕感陽禹彈冠之誼循回路贈  
言之情慨然賦述命曰別知要之終始焉爾

昔余未燥髮兮馳篤慕於英哲曠矯迹之難傳  
兮諒褊心之寡協維王生之好脩兮荃中情其



固結胤神緒以昭休兮承丕祇之宏業竇遠軌  
以高驥兮抗先民之皇烈既沈沈志於經墳兮復  
窮精於簡牒辯機緯之義象兮採術藝之琛竒  
吐黃中之緒論兮布卓詭之妍詞式大猷以申  
典兮何古人之足師包豈弟之上仁兮含條理  
之令姿敦人綱以周慎兮秉玉度其溫如誦棣  
華之嘉什兮玩蘭臭之易辭翔藻譽於東序兮  
騰茂聞於遐甸握靈珠而弗售兮慨和璞之徒  
獻豈命運則然兮偈時俗之蔽眩幸膺力之方  
剛兮從有司之嘉薦叩天闈以彙征兮闢亨衢  
而豹變期良田於晚歲兮庶脩名之早建

秋水亭賦 有序

梁故都會多池臺園苑慨梁王枚馬之遺事竊  
心慕之思遐游博觀訪古咨今以快其平生未  
之有能郭子舜符向余言梁之美曰吾梁產也  
梁之郊平臺在焉有水濱之吾構亭焉䟽以葦  
蓮蔽以藻荇凝神發智是甚宜於秋因感蒙莊  
秋水之旨命曰秋水授袞賦之其辭曰

體天地之中區兮理陰陽以經緯辯貫利於墳  
衍兮制廣輪於郊遂睠梁王之故苑慨崇臺之

蕪廢鬱嶢嶢之敦丘兮蹇陵遲而陂隨垣墉鞠  
為茂草兮穹谷杳窅而豁訝溘仙馭之緯繡兮  
曾弗備降乎峻基之巒岷枚馬弗可作兮大雅  
契殄而寥廓悲質文於巽伐兮降百氏而未索  
藻翰信足娛兮究宗工之矩矱依藝圃以慰止  
兮漱皇流而濯漑挹榮雝之汎瀾兮涉波澆之  
洞潰溯瀍澗之中坻兮辟灌例以屏允嘉厥沸  
之檻泉兮攘檠栢之蔚蔓壁薛荔兮繫榴榘白  
茅兮芟荷羅蘭松兮松櫨芳芷辰兮藿為帷糅  
椒桂兮鏤堊繚杜蘅兮飾杼榱超形神於虛朗  
疏心智於潔清齊萬有之畛域兮測五氣之虧  
盈達終古之大觀兮馳宏論於莊生

麟山賦 有序

婁有九峰焉其一曰天馬黃門楊君士宜之別  
業在焉天馬麟也乃自稱曰麟山泰聞其勝而  
未之游也援筆賦之其辭曰

偉吳會之隩區兮紛靈異其難詳維山川之閔  
峻兮苞元化於陰陽羗九峯之岸額兮奠樞位  
於婁方揭珍符於藪澤兮蔽海陬而枕江高岑  
截薛其設險兮絕陘窳豁以如堂防俯辰曜之



森羅兮切闇闔以飛翔綿絡繹以迫隘兮森嶸  
峙以開張睠天馬之嘉名兮表南服以作基竦  
泰清以貞觀兮駭積咀之屈屨綴雲構於玄宇  
兮儼神明之攸居崇林鬱其屏翳兮脩阪扈以  
逶迤藹炎樹之冬榮兮雜栢桂與檉楮絳氣馥  
郁以氤氳兮瑤葩粲以葳蕤羨幽人之滅跡兮  
維嘉遯其攸宜馳玄情於寂寞兮澄煩念於冲  
虛挾長生之秘術兮求逍遙以無為

中麓賦有序

章丘之南爰有胡山其中麓則司封郎中李子

天啓堂文集卷五

十六

伯華之別業在焉嘉靖十有八年 天子幸承

天李子以職事扈從遣吏走姑蘇邀余賦之其

詞曰

瑋中麓之嶽嶽表章丘之名區首岱宗以發原  
跨溟海之東隅槩泰清以揭峻括九地之方輿  
夫其空龍斬巖嶙嶓嶓嶓苞含星辰隱蔽日月  
蘊陰陽之精和與濁世而隔絕爾乃物產瑰異  
珍竒挺生赤芝美箭嘉木瑤英梗楠梓樟檉楮  
檣櫛之材紛綸掇接固不可殫紀而悉名也則  
有瓌瑰之士卓犖之倫秉山川之靈秀總文質

之彬彬涉道德之廣囿漱仁義之芳津鑽孔墨  
之遺藉狎榮綺之逸民於是乎選崗岑以創構  
因堂防而締基屬峴峴以幹室廓閱閔而敞扉  
雜椒蘭以巧壁纏松桂以雕楣信戒汰以歛度  
亦屏陋以崇規逍遙乎其中誦讀乎其下左棊  
右書且蠶且稼遵蠖屈以待時順匱藏而求價  
感風雲之邁遇奮鴻翼之翱翔曳纓綉以風議  
握銓鏡以低昂作周楨於王國登漢道於秦康  
信古人之秉哲寔茲麓之發祥陋移文於述載  
徵君子之行藏

陝西諸將破虜頌有序

文獻堂先生集卷之十一

七

皇上御極之六載文教聿興武功載揚維時西  
北諸虜數寇邊鄙狡焉不靖夏六月遂犯我花  
馬池毀我藩籬蹂我禾稼於是提督尚書臣憲  
選將厲兵指授方畧諸將臣卿臣瑛臣義臣佐  
率所統漢土游竒諸軍協規同力分道並進臣  
雲賈勇陷敵覆之固原窮追逐北俘其醜虜三  
百餘級器械畜產收獲萬計聲震荒外臣憲馳  
捷以聞 皇上賜爾書褒美乃命幕府第其功  
狀頒賞有差昔周之宣王興脩文武之業以恢



張周道時則儼狁未夷命方叔征之六月出師  
不遑安息故詩人美之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飾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中興之功於斯為盛  
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奄宅寓甸暨我  
太宗文皇帝親御六飛芟夷餘孽定鼎北極開  
廓洪基肆我 皇上嗣統中興內修外攘思光  
祖宗之業推轂授鉞懷頗牧而興嗟寇卒補  
乘咏車攻而嘉嘆是役也師徒不勤弓矢無辱  
膚功休烈視周宣有光臣謹作頌以章中興之  
盛且以震動海內傳示罔極焉頌曰

於鑠

皇明九葉重光

帝矢其謨嘉靖中邦

華夏蠻貊率享來王蠹茲戎虜干我天常負固

匪茹犯我朔方蹂躪師田繹騷邊疆天錫 帝

祐允文允武推轂授鉞折衝禦侮桓桓元戎分

陝開府乃扞牧圉四鎮攸撫稟受成算壯猶克

舉左右節制進退規矩六月維夏虜敢跋扈隳

突城堡深入險阻神憤而疾士赫斯怒元戎帥

之爰整其部維時虎臣協規來聚嘽嘽推推塞

帷承弣二矛重英長轂百旅鍍乃戎兵飭乃櫜

櫓旌旗蔽雲矢石如雨賈勇先鳴闕若虓虎殲

之固原俘其醜虜獻馘連連輜重咸取五日四  
捷奏茲膚功旃裘震驚王庭以空露布朝馳于  
甘泉宮 帝嘉乃勞寵賚攸崇錫之金帛既以  
彤弓策勲飲至廟謨斯弘昔在周宣委任方叔  
六月徂征戒茲戎服玁狁于襄以匡王國赫赫  
高皇草創天祿夷德腥羶底于刑戮昭哉  
文皇光纘歷服六月出師迅掃獯鬻殺胡奏捷  
奄定傾覆拓地開疆式固鴻休 皇帝聖哲與  
神為謀功光周宣 祖宗是侔維茲駿功元戎  
之力 皇有虎臣効順率職武功載揚王猷允  
塞干羽兩階遠人來格弓矢斯戩疆場永謐  
皇帝壽考於萬斯年百祿是適如日如川 皇  
帝孝友光於神明獻馘 九廟洋洋來歆小臣  
作頌以颺厥聲

河清頌 有序

明統天基命玄化浸潭休烈宣章珍符靈契譎  
僮曼衍紛綸旁臯揭之策書傳諸故老難可悉  
究肆我 皇上度宗視朔迪喆考祥蓋六載于  
茲而黃河清焉肇自靈寶達于平陽六月為期  
凡五十里澄逾滄浪洌並湘渭邑居聚觀同府



列狀謹按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伯上應天漢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易坤靈圖曰聖人  
受命瑞見于河是故歷代寶焉以為聖哲泰亨  
之徵昔宋元嘉中鮑照作河清頌彼偏方閩紀  
政荒民慢猶且闕誕矜夸盛稱幽明同贊神祇  
與能矧我四隩同風八蠻底貢雨暘若時昆蟲  
閭澤恊氣薰蒸謳歌彌布爰降顯實以昭景福  
凡我王臣鼓舞抃躍夫稽之圖緯既如彼考之  
功庸則如此而 皇上方謙冲警惕懿鑠弗居  
祭告惟謹然茲事非細不有述作曷示康休臣  
謹作頌雖詞義鄙猥文采不足庶以揄揚盛美  
褒贊德業被之樂章竊附雅頌云頌曰

咨大河兮發源崑崙道窄額積石兮駭奔龍門  
踈九道兮曰鉤盤鬲津淖濁澗漫兮激戾襄陵  
趨傾赴壑兮兼包并吞渠漫漶泐兮逝者徂征  
潛流地中兮澗沮是經并渠千七百川兮汨漱  
壤墳脉絡縱橫兮溷淆濁黃曲直疊折兮浩浩  
湯湯涇水什石兮其泥數鍾人壽幾何兮河清  
靡常於 皇受命兮肇茲吉康斤斤不顯兮上  
帝降福簡穰河水清兮錫貺豫梁亘下上兮達

于冀方水維緩兮湜湜其清清且瀾兮顯渙揚  
焜衝風謐兮蠙珠曜光陽侯弭節兮河伯獻祥  
龜龍負圖兮游戲水中央嘽嘽齒齒石泐嶮兮  
藻繁榮曄淇園之竹青青如簣兮壁穀下列河  
水清兮 皇心豫說 皇謙冲兮夙夜憂勤曰  
皇天無私兮惟善是親謂河清為異瑞兮無若  
康茲小民綏遠為邇兮在予 一人迓天休兮  
敬共明神神懷柔兮小民救寧時雨時暘兮豐  
年屢臻截九有兮天衢之亨允猶翁河兮地天  
平成績禹功兮侈厥頌聲億萬萬兮孝孫有慶

大齊書先集卷之十一

十一

皇太子生頌有序

明嘉靖十五年孟冬之月六日 皇太子生率  
土胥慶臣奏謹作頌曰

孟冬元旬誕降皇儲於昭前星燭于北樞 皇  
帝乃薦饗 宗祖叶禮神祇登億麗之玉牒進  
萬年之觴疊啓奉天以受朝羅百工以奔趨騰  
渙號以宥赦沛鴻恩於九區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七 連珠

七稱

七擇

連珠三十首

八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袞永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亭張燾蓋甫 校

七稱

昔枚乘作七發而效者相繼傳崔張曹之倫世所傳誦心竊慕之然恨其騁竒詭之辭窮廣遠之思轉相祖襲頗無意義近信陽何景明亦作七述關西趙時春復作九難誠古人之亞匹也何之病局而不鬯趙之病繁而不精豈子雲所謂麗以淫者乎袞吳人也作七稱以夸吳之美

袁袞先生集卷之十二

二

設爲秦客以發其端末乃終之以 皇業云

秦客有過東吳先生者東吳先生盛稱吳之美客曰吳故蠻夷之國而僻陋之邦也自夫差通于中國暨聲教浸以蕃昌乃後孫吳擅割司馬渡江而聲名文物始盛然蕞爾一隅建國分州者謂之偏安則壤成賦者列之下等烏在其足夸也今先生亟稱焉是猶楚人之詭雲夢而未覩夫洪河之險蜀叟之談劍閣而不窺夫峭函之固也竊爲先生不取焉東吳先生哈而歎曰甚矣子之膠于故習而惑于舊聞也夫盈虛消



息者皇天之運也變遷流盪者后土之宜也故  
風氣之開闔有時而禮俗之淳漓靡一賢聖之  
盛衰有期而世道之升降不常且夫晉冀之地  
虞夏之所都也而殷周為墟岐雍之州秦漢之  
所宅也而唐宋不居何則王霸代興而功業世  
易固不可局方隅而定論泥典籍以槩觀也今  
子習故聞舊而訾吳之陋亦何異於拘墟之見  
窺管之智哉吾將語子以吳之美而子自擇焉  
客曰唯唯

東吳先生曰婺女之野斗牛之墟包以江淮鎮

以會稽沛泗經其北彭蠡匯其西左控滄海石  
引具區三江五湖異派同歸鍾山王氣乃奠

帝居洞庭天日峻極太虛山則欽崧崖崑厯屺  
嶢光峻增巒峻嶠嶽鬱律崧嶸嶻嶭嶷嶸嶸  
峻崖千尋仰蔽天日烟巒雲岨氤氳滄溟崇丘  
長林香草珍木檉椐柅檉枌梓桂朴樨柳檣櫛  
櫻枒械樸椅梧檣檀蘭芷莪蓼鷺蘿扶蘇苕菴  
藿藟昌陽茱萸萋楚蘆蕭菴菴茂蕨葵不一而足  
其上則鷓鴣鸞孔翠雉翟鷓鴣之所翔焉其下則  
獬豸獬豸犀羆能羆之所藏焉水則鏗訇澎湃





利乘時富甲乎卓鄭財溢乎猗朱斯物產之淵  
貨利之丘也客以為何如客曰夫投珠抵璧者  
聖王之烈也黷貨請環者鄙夫之陋也是惡足  
稱哉

東吳先生曰闔閭經營夫差締造重城六門復  
梁周道準樞極以作宮憲營室而抗館揭姑蘇  
之崇臺披長洲之茂苑雙闕軒翥連閣逶迤華  
殿中央隱隱巍巍飛甍藻窳井幹璇題洞房曲  
阿刻楸雕楣圖畫雲氣勢侔宸居巧運倕爾精  
竭般輸又乃廣以孫吳衍以陳隋臨春結綺承

露飛蕙耀日巨缸望仙通天鏤以紫沉屑以香  
檀綴以覆思塗以椒蘭火齊珊瑚瑪瑙琅玕琥  
珀菌芝錯落其端卑未央之截業小阿房之聯  
延此亦闕麗之觀軒敞之娛也客以為何如客  
曰昔楚敗於章華夏滅於傾宮子之所稱異乎  
吾所聞願子更端

東吳先生曰西施閭娘十五二八妖冶媵嬪嬙  
嫚可悅皓齒丹唇髮漆膚雪螭首蛾眉星目桃  
頰纖穠合度長短中節乘中濮上之姝阿谷下  
蔡之女曾未足以儷其妍姱並其卓絕也於是

曳輕裾珮文璫振縞衣披霓裳步閒館游洞房  
流顧眄耀清揚騰口輔協宮商奏溱洧之褻詞  
宣淇沫之豔章彈竽箏理笙簧謳吳歎詠越吟  
唱已郢操鞞任駭午子茂嚴春聲靡靡音惜惜  
震人耳盪人心旣乃整華裝以迴旋捷七盤之  
妙舞長袖若飄飛髻似舉機疾體輕揮霍間靡  
伎窮陽阿節中激楚縱橫俯仰忽若迅羽已而  
歌曰明星爛兮夜未央燭煌煌兮照華堂樂莫  
樂兮不可忘復為歌曰蔓草零兮露朝晞雁南  
翔兮秋氣悲人命促兮我心哀斯亦聲色之至  
樂歌舞之極歡也客以為何如客曰縱耳目之  
慾者聾瞶之媒也溺燕游之好者癯瘵之根也  
而子何以稱哉

東吳先生曰專諸之雄要離之桀伍胥之悍梁  
籍之烈荆楚之竒材吳會之大俠選風胡之湛  
盧竦萍燭之巨闕鍛鍊五金照耀霜雪犀渠鶴  
膝于將鑄鏤魚腸扁諸鮫函蛇矛烏號夏服利  
棘銛鈎集亡命報怨讐叱咤則風生喑鳴則電  
流棲於越入郢丘挫勁曹劬強劉義勇冠乎萬  
夫英聲騰乎九州至乃蘭澤春和叢阜秋厲駕



王良之輕鑣馳伯樂之駿騎寧溘盧之勁弓縱  
繫弱之迅矢挾彈繳於峻陵張罟罟於廣溼走  
東郭逐韓盧捲蒼兕蹶玄狐搏乳獬格獬獬  
竄贖斯鬻鬻擒麋麋繫獾狙落鷄鷄攀鷲鷲中  
則雙加殺不單獲割鮮染輪超距投石飲如川  
流校若山積斯亦勇俠之雄馳騁之樂也客以  
為何如客曰此霸王之餘業弋獵之陋觀固未  
足稱也

東吳先生曰吳之創基肇自泰伯季子守節以  
讓立國言公北游禮樂是習遂乃躋洙泗之高

第列文學之哲科變斷髮之龐陋登春臺之熙  
和家陳俎豆戶溢絃歌士業振鐸人競操觚彬  
彬乎郁郁乎買臣嚴助莊忌之徒已足多矣迨  
乎三國鼎分六朝虎視俊茂響臻尤號多士周  
瑜魯肅之謀畧張溫陸績之諷議步騭諸葛之  
風雅顧雍呂範之政事虞翻之竒偉趙咨之機  
警王謝之勳庸機雲之秀敏唐有敬輿宋有仲  
淹咸學貫乎天人材亞乎旦奭功圖乎鼎鍾名  
流乎史籍步儒苑以高驥翔藝林而遠集德為  
世程言作士式客以為何如客曰美則美矣更

有進於斯者願先生卒稱之

東吳先生曰胡元倣擾赤縣羶腥中原魚爛大盜瓜分兩儀崩裂三光晦冥高皇帝握靈符麾義旌奮鳳陽據金陵深根固本兼包并吞因揚州之財賦攬江左之豪英總鷹揚之梟將糾哮囁之勁兵謨謀則劉宋陶李攻討則徐常湯沐翦脩鯨於彭蠡殄封豨於涿鹿掃欃槍於滇南驅天狼於漠北混壹乎車書會同乎荒服編髮沮頽焦齒貫宵黥首梟矚文身反踵侏離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而臣伏然後蕩滌苛虐宣布

慈仁廣建宗姓登叙賢能制作禮樂刊定章程綱張目密以貽子孫觀其序華夷則羲農開闢之功也鋤凶逆則湯武征誅之烈也立法制則成周損益之監也颺祖訓則神禹典則之遺也故乃集謳歌騰頌聲薦馨香荷休徵降甘醴耀景星河圖獻洛龜呈獸一角芝九莖駢百祥擾五靈浸潭旁唐匝沓紛綸玉牒不可勝紀彤史不可殫稱蓋自生民以來莫之與京實由起東南以席卷西北資吳會以囊括幽并也故建業舊都豐鎬伊匹億萬斯年配天罔極我吳之美



粹難究述聊陳大端以祛子惑客曰鄙人生長西陲局于見聞敬聆高議請誦終身

論曰昔周之衰也玃狁犬戎世受其禍而平王卒以東遷漢興匈奴彊盛以孝武之雄略統霍衛之猛將因文景之遺業慨然有滅胡之志而獸奔鳥散亡徙竄匿終不可盡逮乎五湖劉趙鮮卑赫連拓拔爭相長雄中華之禍極矣唐之中葉吐蕃回紇長驅京洛如踐無人之境然亦未有混壹區宇據神明之統滅黃炎之裔稟其正朔服其左衽者幾乎百年如胡元之慘者也

腥羶污穢瀆亂糜沸亦厥初混沌鴻蒙之運也高皇帝以濠陽布衣談笑而驅之犬羊豺虎屏伏舊窠乾坤清寧諸夏生民復覩衣冠禮樂之故斯與羲農之開創何異哉而儒官學士未有鋪演光揚以繼雅頌者昔吉甫頌周奚斯稱魯下暨漢魏猶有其人煌煌我明功烈若此而闕然無聞其何以詔來裔編詩書哉我明之王業實起乎金陵而資於吳會是以秦末望氣之徒咸云東南有天子氣而始皇東遊冀以厭之乃不知其發祥於我太祖也秦舊為

皇明鏡歌十三篇叙我 明戰伐先後之序  
茲復為七稱以著 王業之始於吳匪獨稱吳  
仰以稱我 明焉爾

七擇

清虛先生抱壹鬱之奇疾煩懣噎塞卧病五湖  
之陽者三年矣有逍遙公子聞而造焉先生方  
塞徑闔戶惡聞人聲偃仰呻吟據槁梧擁重狐  
氣息僅屬使闌人辭焉公子曰竊聞先生玉體  
不寧違陰陽之和失起居之節廢飲食絕耆慾  
謝賓客不敢請也然有術焉可以起沉痾瘳膏  
育上等算於松喬下齊齡於彭祖而况先生之  
病未至是哉於是先生延之上坐矍然凝神而  
竦聽之

齊葛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

公子曰崆峒之虛崑崙之丘珍草叢生靈藥萃  
焉丹砂空青玉屑玄芝漑以甘醴灌以上池五  
采爛燁香氣酷烈葉垂朝露花飲冬雪蓋千年  
不彫矣於是使黃帝採之神農嘗之岐伯伊尹  
和跗盧鵲雷公越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豈欲  
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藥久矣不能從也

公子曰嶰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鐘籠篠



蕩背萬仞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漱以清泉刷  
以勁颺俯濯玄霜仰干青霄峴峴成削森慘泐  
濛援羆鼯鼠夕叫晨號鷓鷄雉鵠嘯匹呼曹節  
幹空洞枝葉扶搖於是命伶倫斬伐子野剪截  
製而為笛宮調徵協涉清夜遊曲房月出皎兮  
順風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方乍掩抑以激切  
終泛濫而磅徨呈絕伎於君明極巧思於季長  
斯固足以蕩滌志意疏雪精神使聽者忘疲其  
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曰僕病未  
能也

公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囷重巘偃  
蹇崇阿晞朝陽之淳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雪陰  
其根惠風拂其膚翔鸞棲其條威鳳巢其柯乃  
使匠石運斤堂襄選樸剖陰莖以鏤鏤削孫枝  
以彫琢絃以園容之絲珥以寡母之約提螭龍  
於丹漆錯圖像於翠綠調以成連操以巴涓子  
春撫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手疾心閑竒弄迭  
奏逸響遙傳忽樓攏而縹緲復索衍以纏綿至  
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堂桂館飛軒廣庭坐  
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清角之新

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戔戔湯湯猗猗惜惜將  
悲復憚乍浮更沉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  
能究其旨叔夜不能窮其精斯琴德之至妙固  
足以悅性而愉神矣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  
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密室邃宇幽  
楹蘭膏明燭霧縠雲屏於是布綺筵促瑤席辭  
衆賓留嘉客羅珍羞薦包灸羽觴風飛二八侍  
側屏笙簧罷竽瑟徵才人選妓淑姱容麗態娥  
眉曼睞灼若春花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人心

目被華桂振輕綃綴明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  
翹屢流眄以目成復將歌而含笑粲貝齒以發  
聲動丹唇以宣調陋北里之淫哇追陽阿之竒  
妙激飛塵於梁端遏行雲於天表茂吳歛而鄙  
蔡謳駭絲駒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青祕音掩  
孤竹之管廢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蕩  
心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  
聽之乎先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如公子之言是益吾疾也

公子曰中山之釀酎宜城之醇醴鄴淶異名春



清殊旨竹葉馨香蘭英甘美蜜勺瓊漿挫糟浮  
蟻營以康狄嘗以玄石單醪羣飲一醉千日則  
有子雲伯倫陶令畢生操觚挈榼承槽捧罌枕  
麴藉蘗未歡先醒浮以太白盛以彫樽酌以太  
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電鬪川傾筋骸和鬯思  
慮沉冥陶陶兀兀焉知死生雖有淹沉結轡之  
痼惰窳憤耄之形靡不疏通涌溢而灑然清冷  
也先生能強起飲之乎先生曰此亡國之味腐  
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耽也

公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丘珠宮貝闕月殿星

樓璇臺切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瓊靈  
芝五色桂樹千秋列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  
喬羨門安期洪崖鬼谷之儔升紫烟以遐舉驂  
朱鳳以夷猶掇丹萸於危嶠採翠茗於清流超  
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周流朝飲沆瀣夕餐至  
精恬澹冲漠無思無營肌膚若冰雪容顏若處  
子後三光而靡彫歷億劫而不死固將等龜鶴  
於蜉蝣而遺濁世如泥滓也先生雖病能強起  
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不能非俗士  
之所敢希冀也然而先生有喜色矣

公子曰將為先生延方伎辨說之士究同異於  
楊墨綜名實於申商陳功取於范蔡角從衡於  
蘇張窮堅白於龍督肆虛無於老莊是非蜂起  
剖決毫芒舌如箕吐口若河懸深之入黃泉高  
之升青天詰之無繇析之無端聽之者忘倦聞  
之者靡厭辭未及終而先生曰善

公子曰此猶未也復有仲連排秦端木存魯陸  
賈下越子卿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固辨  
士之雄而非通儒之所慕也吾將使仲尼揚鐸  
孟軻鼓頰董生持籌賈誼侍列繹仁義之源述

唐虞之烈發天人之奧建治安之業使稷下屈  
其辨談天卷其舌先生雖病能憑几以聽之乎  
先生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道沉病去體蹶然  
而起

連珠三十首有序

連珠之作興於子雲廣於班蔡盛於陸機言約  
而意博文微而旨深假引喻之辭含風刺之義  
聯屬成章貫而不絕故曰連珠蓋文之美者也  
嗣而為之得三十首

臣聞二曜貞明則列宿順叙四時迭運則入氣



均調是以天子董官必先於論相大人興治莫要於格君

臣聞萬鎰之璞受琢削以成器三品之金資鎔冶以為功故士必養而後成賢必試而後用臣聞應龍善化翼雲而興鴻鵠冥飛得風斯奮何則橐籥以吹噓致用賢豪以假借成功是以飯牛之豎附秦穆而名昭屠狗之流攀劉季而業顯

臣聞峻嶽蔽天撮土無資於蟻丘洪川浴日涓流莫加於焦火勢之所去雖高必隳力之所分

晉書卷之十一

五

雖大必抑是以宗魯裂於三卿炎周卑於七國臣聞兼金百鎰輕於脫粟之飽文織千純劣於卉服之溫是以虛聲非實用之倫賤品逾常珍之等故淮陰饜茂以興劉殷浩名浮而禡晉臣聞量以容深深逾量而必傾衡以權重重越衡而反折故程功貴於度德而分職先於叙材是以愚公憊於移山夸父斃於追日

臣聞咸池雲門八音合而諧聲辟雍清廟五材集而作構是故大君取士采微藝而畢庸明主甄材廓殊塗以並進

臣聞千將弗試混鉛刀而孰辨駮耳弗御雜駕  
馬以無分故英竒每困于下僚俊傑卒章於多  
故是以毛生攄脫穎之竒而曹子奮登壇之勇  
臣聞膏肓之痼瘳於瞑眩之藥顛悖之行更於  
逆耳之言是以林旣奮竒辨而屈齊景茅焦抗  
危論以悟秦皇

臣聞皇天垂象義曆莫測其高滄海匯流亥步  
莫窮其廣何則無形者非有形所能該難知者  
非易知所能盡是故遠近之辨尼父屈於齊嬰  
堅白之談公孫伏於魯叟

臣聞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  
幽而弗通石馮神而能言柳肇帝而自起是故  
燕地之霜隕於叩心之臣東海之早枯於飲寃  
之婦

臣聞江海潤下由於浸漬丘嶽積崇始於陵遲  
是以書垂灼爇之辭易示堅冰之戒

臣聞辭輯而民莫言善而邦興是故鄭僑有辭  
趙武致敬王滿正言楚莊以慙

臣聞裨由微而成者福自下以增高是以季郈  
之雞卒起三家之鼎梁亭之瓜終諧二國之歡



臣聞烈士徇名尤慎保身之智高鳥射利長操  
遠患之機是故范座騎危卒免刑誅夷吾束縛  
終致霸顯

臣聞康衢之坦大車有覆軌之警洪河之險纖  
舸無折舵之憂何則禍難迫於前則雖危必安  
惰偷肆於內則雖平必陂是以明者慎於所忽  
而狂夫敗於不虞

臣聞言無逆順投會斯從交無淺深中機則售  
是故閭丘矢辭而拜相壽王進說以受金

臣聞情之所觸雖無感而相求義之所要雖相  
懸而靡顧是以魯女懷漆室之憂祖朝獻藿食  
之策

臣聞撞鐘以挺聲雖洪而不揚貫鍼以縷緒無  
焚而不理故蒙莊取譬於庖人賈傳託喻於屠  
垣是以網罟糾纏必藉提綱之智政刑隨錯寔  
資理劇之能

臣聞銜勒以馭馬而泛駕多超軼之材刑威以  
繩下而越禮多瓌竒之士何則細不足者大斯  
有餘卑無能者崇而後顯是以蒙箠鷲蓋之譏者  
終膺曲逆之封負牀第之累者卒流京兆之譽

臣聞物體有定應用無方人性有常緣情斯異  
是以明鏡照形妍媸各隨其象洪鈞播物小大  
各因其材故聖王垂兼聽之公達士秉大觀之  
智

臣聞日之明也掩月而暘烏匿於虞泉天之高  
也絕雲而彈丸蔽於浮晦何則勢以時移無高  
弗下情緣物改靡明不昏是以君權輕於閹尹  
之賤主威奪於婦謁之私

臣聞世之所棄雖適用而必捐時之所崇雖淳  
施而蒙錄是故齊狗之惡時捷於韓盧趙璧之  
珍或賤於燕石

天啓元曆卷之二

六

臣聞芝蘭之烈伏幽谷而彌芬蠙珠之輝沉深  
淵而愈媚是以弓旌之招明主首加於側陋竹  
帛之業材士爭奮於丘園

臣聞旭日方升則堅冰立泮朝霜既隕則貞木  
後彫何則繫乎物者易移而存乎我者難奪是  
故禽息甘碎首之危弘演勵納肝之節

臣聞燕雀處堂莫悟覆巢之禍虎豹在山寧知

陷罟之災是故春申困於李園武靈幽於趙允  
臣聞基廣難傾樹基則固源弱易竭濬源斯長



故姬文之業過曆而後衰齊白之勲沒身而即  
敗是以俗儒徼速效於崇朝王者要成功於必  
世

臣聞鬻讒易入雖親必踈怨讟繁興何膠不解  
是故意以之謗受疑於明君履霜之悲不容於  
慈父

臣聞鷲鳥嬰羅不改凌霄之志神龍失水無損  
從雲之心是故申胥守死於秦庭子卿操節於  
胡朔

臣聞禍福隱相伏之機成敗炳互形之兆是以  
幾望之月晦昃攸因昧爽之星大明斯繼故逢  
滑適吳而福荆英公棄籍而從沛

衡藩重刻齊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論議

懲胡論二篇

詰盜議

齊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明吳郡胥臺山人袁袞求之甫 著

長洲後學甥蔡亭張憲蓋甫 校

懲胡論二篇 有序

昔賈誼鑒秦失而作過秦陸機痛吳亡而作辨亡述興替之原較短長之算詞義卓美余心慕之及觀趙宋之所以亡與我明之所以興慨然有作命曰懲胡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義取諸此使覽者悟焉

上篇

袁臺先生集卷之十三

二

宋室不綱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衰之後燕雲督尤棄以資敵靈夏河西失而不取遼人歲擾於北陲夏氏日蹙於西鄙喪師者不誅削地者無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縢百萬歲輸遼左逮乎中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內青苗手實差役免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有土崩之勢而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弗知施及徽欽以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慾神仙幻惑之技土木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諍臣

老舌而不諫忠賢喪氣而不談內有章惇蔡卞  
林靈素之徒以順其意外有童貫王黼之流以  
養其禍橫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  
海陵憑陵近甸驅哮鬪之羣總狼虎之衆雷掃  
燕趙雷震魏冀舉河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  
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連城之將望風而獻款跨  
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華夏左袵裂冠  
冕爲椎髻變聲音爲侏離曾閭齒深目高鼻  
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瀆亂神人倣擾淫穢之  
俗羶臊之風腥聞于天雖太古鴻蒙之運五胡

鼎沸之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  
秦皇漢武為之君衛青蒙恬為之將猶且難之  
而區區高宗昏逾於桓靈懦甚於懷愍舍建康  
而弗居即臨安以為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  
和任權奸為心膂疾忠賢如仇讐紀律崩壞政  
刑焚錯由是武夫解體億兆離心遂使帝王神  
明之統棄為大羊大盜之藪而宋因以亡矣夫  
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劉岳之將  
非不健也京洛秦雍荆襄之地非不險也完顏  
女直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朮斜也



粘沒喝幹離不之酋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畧也  
然而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  
和戰之議舛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  
代北之所產也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  
名馬燕趙之所有也金城天府嶺函之所據也  
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江左之地與之抗衡  
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驍驁引垂絕之脆  
弱以支方張之凶醜譬之驅童豎以敵青犢走  
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向使宋之君臣脩  
其政教公其誅賞進忠良而遠佞選材勇而  
汰悞弱厲夫差報讐之志効勾踐忍辱之奇采  
戰攻之上策紂和好之鄙算定金陵為都會跨  
江淮為障蔽控秦雍為門戶通襄鄧為咽喉固  
其疆場豐其穀粟兢業以持之儉勤以訓之文  
告以申之敵愾以耻之相時而動乘閒而發固  
可以笞兀木之背繫女真之頸混壹書軌而光  
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亡身辱為天下笑哉

下篇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  
祚將頽金錄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

兇盜據神鼎羶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  
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震淵九夷八蠻無思不  
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  
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  
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鹿之穢扇乎宮帷篡弑  
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  
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  
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  
殺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  
與項相去幾何我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網

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  
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  
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  
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  
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  
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  
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授馘雖黃帝之  
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効卜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  
毛掃堅壟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



飄遠道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旣  
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  
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者也  
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  
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  
久長之至計也睿秉天啓秘畧神授爰即幽并  
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晉閭三關虎踞九邊  
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  
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

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  
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  
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探介冑  
蒙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而騁驚乎不毛之地  
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至深遠也  
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已巳之秋土木  
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闥  
正 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

饒之數遂棄為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  
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  
肅疲於奔命朝廷旰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  
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驛  
場殘毀城堡烽火通於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  
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  
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脩屯田廢而徒  
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殛日  
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禡魄  
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

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  
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  
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  
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  
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  
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詰盜議

或問袁子曰子東海之人也今海有盜若之何  
捕之請試言其畧袁子曰夫海盜之為患久矣  
蘇之州縣崇明居海中而太倉嘉定常熟皆濱



海海之利莫大乎魚鹽故濱海而居者多業魚鹽而習剽劫且其地多沙渚洲港浮海而後能達故土著者憑險以弄兵而羣不逞之人亡命避臯咸竄匿其中緩則鬻販魚鹽以自業急則剽殺商賈劫掠村聚以為利賦役之弗共禁令之弗及非一日也元李張士誠李伯昇之徒起自泰州之白駒場販鹽為盜遂竊據吳粵以與中國抗南面稱孤幾於霸矣高皇帝覽殷鑒之不逮慮島夷之難制設立太倉崇明金山三衛以防海盜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巡舟戰艦朽

蠹而弗脩弓械于櫓缺敗而亡用武官邏卒陽託捕盜之名而陰資煮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盡廢崇明一縣萑蒲為藪而太倉之民亦多效之乃至衣冠之族世與賊為婚姻而甚者則豪奴佃僕往往軋沒寇攘而主弗禁也又以為守令者緝捕無術撫綏失宜平居則受其賄遺凡鮮船鹽艇入境者多取其歲例年飢盜起肆出行劫而弗敢詰州縣之權益輕所衛之司徒設一旦興兵臨之則嘯聚以抗勝則憑陵近地敗即竄逸大洋散而復合莫之誰何雖非腹心之

以乘其舴艫之小標鎗火藥以制其刀矢之弱  
凡江中之羣盜海濱之鹽徒習知水戰而樂為  
我用者雜用以夾攻之而市井之亡賴望風而  
靡者悉汰而弗用分布偏哨四面合圍颶馳電  
駭諸道並進人不及旋矢不及發而小醜夷矣  
又且豫為規畫檄告鄰疆西則江陰通州東則  
瞰浦寧波嚴加隄備以防豕突退無所歸散無  
所止一勞永逸且絕後患斯萬全之萬全者也  
或曰用海人因鄉間斯誠善矣近有漳人失風  
而漂至崇明者賊嘗以數十舟而環攻其一舟  
賊以覆敗漳人願應募以滅賊當事者疑而弗  
用是乎袁子曰奚獨漳人哉凡知江海之利者  
悉可用也疑而弗用敗之道也故天下之患莫  
大於狐疑而耻功之不出於己也疑而忌未有  
不敗天下之事者也



